

222
通
新
卷
六
至
七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丁巳殷王高宗武王元祀王宅憂耳盤爲相

論語子張問曰書云高祖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祖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十家宰三年○經世曰高宗踐位耳盤爲相○前編曰按高宗自謂舊學於耳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耳盤然則高宗新政蓋耳盤爲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于冢宰以有耳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爲

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聳其德達于神明
明聖學于其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
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
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傳說而相之云

已未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傳說爰立
作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語詳書
說命篇

蔡傳曰按史記高宗得傳說與之語果聖人
乃立為相書不言省文也又曰高宗以成湯
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
日高宗為問令主傳說為問賢佐果無愧于
成湯伊尹也宜哉○胡氏曰今觀說命之書
三篇最後記說論學之辭詩勤懇切此學之

桑穀之祥
見

孝德

爲王者事。九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諸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壬戌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

通志曰。按書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問諸相。曰。祖己曰。桑穀野草。而生于朝。朝必亡。武丁懼。側身修行。思先王之道。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曰。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說苑又曰。太戊武丁時。俱有桑穀之異。

軒按書序及史記皆言太戊時有桑穀之異又書大傳及劉向說苑言武丁時亦有此異且伊陟之對太戊祖已之對武丁語意相同豈物異偶同而賢相均一陳善與抑前有是異後人遂誤傳而重出與前編於武丁不書此異或亦有見乃若呂氏春秋謂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考之經史無所見今以理揆之豈一異而見於聖王賢宗時若此其頻與必不然矣

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語詳易既未濟卦及詩殷武篇

通志曰鬼方恃固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
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前編曰
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二
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爲需世卦爲
旅二卦外卦又爲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
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
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爲震以三十
六官言之既濟之三動則爲未濟之四故又
以震言之今附此年○又曰殷自中微戎狄
爲患當是時古公亦爲獯鬻所逼其勢可知
故高宗鬼方之伐至于三年其勢又可知也
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歡用兵于既濟之
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傳說柔而能剛正
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

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求濟九四以能濟
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傳說以之○又
曰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象矣而獨
首叙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愈莫有
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荆楚者
故朱子疑此卽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
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荆
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
每爲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卽踰重山而至
鄧號爲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
爲重險荆楚在其間爲九州內之夷狄一出
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矚陳蔡此所以易爲中
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爲國
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

興於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
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卽山水皆東南趨其
下荆楚亦猶建瓴水耳然則荆可以擣豫矚
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
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丁酉 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史記曰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曰
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是年生○
昭曰太姜王季之母
有逢伯陵之後也

乙卯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軒按史記稱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
丁爲高宗自是商有三宗之稱云然考之
尚書無逸篇唯有中高二宗而無太宗却
有祖甲孔傳以祖甲爲太甲唐孔氏亦以
爲然今觀太甲克終允德且爲成湯嫡長
孫稱爲太宗宜矣若祖甲國語謂其亂之
七代而隕太史公亦謂帝甲淫亂殷復衰
何得與二宗並稱邪獨鄭玄解無逸不義
惟王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
不義迷於民間此漫語不知何自而蔡傳
據此遂以孔傳爲非今觀高宗之賢諒無
廢嫡立庶意而祖甲之不賢豈能爲遜國
事必不然也或者又信蔡傳輒謂祖甲並
中高爲三宗皆爲百世不遷之廟謬矣葢

自祭商世中興之君尚有祖乙盤庚何爲
不紀而獨宗祖甲邪况無逸曰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是其歷年正與太甲合
之此知祖字似誤其後於中高者當是錯
簡孔傳謂爲太甲者誠是矣但謂以德之
優劣歷年多少爲先後又謂殷家亦祖其
功故稱祖甲則又失
之拘而欠融通耳

丙辰
殷王祖庚元祀

戊午
三祀祀高宗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語詳書高宗彤日

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祥雉爲德
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前編

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
二書祖已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
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其盤
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
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
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旣非
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
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
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
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彤周天子諸
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
蓋繹祭之餘也繹之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
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旣不親矣而曰高宗自

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與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雉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誠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壬戌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前編曰高宗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爲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癸亥 殷王祖甲元祀



二祀

庚寅

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史記曰古公之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朱子曰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仲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國民君事之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朱子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爲猶王季受之而不爲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前編曰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

意欲改卜耳。○又曰按詩稱至於太王實始剪商，不過爲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況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口，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亾公子而足以有國，況因周邦之舊而爲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

軒按儀禮三遜謂之終，遜蓋謂終以天下遜也。其說爲是。路史乃謂太伯遜以與王

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在
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其謨泥而欠通欠
按世家所載太伯仲雍事與吳越春秋大
同小異但謂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恐非太
伯仲雍所爲耳

辛卯 二十有九祀 周公季歷九年

乙未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丙申 殷王廩辛元祀

辛丑 六祀王崩第庚丁立

殷王廩辛大祀

王寅 殷王 庚丁 元祀

乙巳 四祀 周世子昌 孝養季歷 語詳禮記 文王世子

壬戌 二十有一祀 王崩于武乙 踐位

癸亥 殷王 武乙 元祀 遷都于河井

通志曰武乙即位復去亳徙都于河北中國微弱東夷盛強分遷於淮岱之間漸居土

軒按經世以武乙遷都係即位之年大紀則係甲子二祀未知孰是

甲子 二祀